

shi guang su jian

时光素笺



左中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左中美，彝族，现居中国核桃之乡漾濞。

且行且看，且读且写。在那些素淡的文字里，时光在，天地在，你在，我在。

时光素笺

左中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素笺 / 左中美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2-10290-3

I. ①时… II. ①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1486号

责任编辑 王 梅 王比湘
装帧设计 左家琦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时光素笺
作 者	左中美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 - m a i 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排 版	云南速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昆明亮彩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 222-10290-3
定 价	29.60元

序

张乃光

左中美的散文集《时光素笺》付梓之前，她打来电话，请我作序。

我先是婉拒，因她的首本散文集《不见秋天》，就是我作的序。对一位作者，反复写序，恐难出新意；但后来我又不得不接受，因为作者那份真诚，让我无法拒绝。特别在她的散文集获得了云南省第七届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基金奖（文学类）二等奖后，她一如既往的坦诚、信赖和尊重，让我怦然心动。

散文贵“真”，左中美就是一个很真的人。正是血液中流淌着的这种源于彝族祖先的真诚，成就了她的散文。

关于获奖散文集《不见秋天》，我看中的，就是她忠实于本民族语境，用本民族语言方式进行思维和写作的态度。这也是一种纯度很高的“真”。这种“真”，比起某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者来说，无疑是强大而高明的，它彰显了个性——民族的个性、作家的个性，正因为如此，这本散文集的获奖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在新出的《时光素笺》中，不难看到，左中美一如既往地保留着她的民族之真、个性之真、性情之真的同时，也有了新的开拓和提升。这本散文集，向我们呈现了她在散文写作中的新追求、新面貌、新天地。

最显著的特点，是开阔。不难看出，与《不见秋天》相比，这本新集子，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更上层楼的。因为作家不满足已有的高度，而是继续向上，结果便是视野的更加开阔。这种开阔，不仅是因为集子中题材更加广阔，除了故乡的山水、人情、故事外，还有了《在和顺》、《时光西安》、《苍山，是一句诺言》等一批描写故乡之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即使取材于本地生活题材的作品，也视野开阔，跳出了原来的思路和套路，信马由缰，峰回路转，入眼皆是风景，让人美不胜收。读《山居小引》，我吃惊于她竟在日常最寻常不过的生活画面中发现那么多可圈可点的东西：狗。猫。阳光。猪鸡。核桃树。大山。天空。野菜。青瓦。小院。这是一篇仅2100多字的散文篇什，竟然写了这么多东西，空间疏朗而开阔。而且，细读其中的某些部分，比如“阳光”，发现她的书写层次，显然高于过去，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空间：“阳光。丈夫请来的两个老乡正在为我们打围墙，两个人一个站在墙头上用木槌春墙，一个用竹簸箕抬来湿土往墙板里倒。阳光在那个弯腰春墙的人的脊背上起伏，在他手中起起落落的木槌上闪烁，在那个端土者举在肩上的簸箕里移动。木槌一下又一下地打，土一簸箕又一簸箕地倒，墙一点一点地夯实，阳光便像腌菜里的盐，一层又一层地被洒在这墙里。有一片阳光，静静落在春墙者身后春好的墙面上，等一会儿，当春墙者再次折回头来，端土者在

上面倒上新土，在这墙里，便又多洒进了一层阳光。这墙，我名之为‘阳光之墙’。”作品写的既是在滇西乃至云南生活的图景，却又在对司空见惯的生活图景的俯视中，发现了开阔的意象。这是一个作家进入一种较高写作层次后的视角表现，它让我读后心头涌起的是一种丰盈的感动与弥远的温暖。再如散文《普坪记》，写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却有作者不俗的发现。作者以普坪真平、普坪真清、普坪真静，层层递进，写出了故乡漾濞江边一个小村的面貌，这面貌是幽远而深广的。如她在“普坪真平”中，以这样精短的文字，写出了普坪之“平”：“普坪真平。不是那种一马平川没有棱角的平，不是那种一望无际让人心慌的平，而是一坝和缓的稻田，面积大小恰好够铺满一双眼睛的视野。这稻田在半座山下如一幅缓缓展开的裙摆，细细层层地铺开。时令刚过立秋不久，阳光下的稻田，正细细地晕染开秋的第一层底色。这样宽展的一坝田，足够安放一个村庄春去秋来往来轮回的四季。这样舒缓的一坝田，足够容纳一个村庄日落月升岁去年来的转身。”这样的文字，堪称是小风景写出了大视野，让我读罢连连击节叫好。

是的，作为一个作家，如果能够在寻常风景中发现“足够容纳一个村庄日落月升岁去年来的转身”的一坝田，你能说她的视野不开阔么？这是在一览无余俯视之后的重点发现。类似的书写，在集子中随处可见。她的《女性的庄稼》，开篇第一句“庄稼是女性的”，就给人以清新脱俗的感觉，这种命名展示了作者独到的视角。没有这样的视角，这些东西是会淹没在平淡无奇之中的。接着在文中娓娓道来写到的荞、包谷、四季豆、小麦、老南瓜……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个“小”在这

里是细微的意思，即能够从众多物象中发现其最“细微”的东西（“小”）来。一个作家的视野空间不应只是三维的，而应该是多维的。直言之，视野的开阔来自眼光的多维。

散文集的第二个特点，是精致。这种精致，既体现在作者对事物的观察上，更体现在文本上。左中美的语言，在《不见秋天》中，保留着彝族的特点，简单、脱俗，不刻意雕饰。因为，在她的民族语汇中，是没有“秋天”这个词的，只有‘冷天’和‘热天’。对于春天，村人是用模糊的‘花开的时节’来表达；与之相对应，‘收割的时节’就是对秋天的表达了。所以她过去的书写，更多地沿袭了祖先的方式，以“冷”或“热”来直接表达对季节的感受，质朴而略显粗糙。随着创作步履的推移，我发现左中美注意向成功的散文作家学习，语言构成中逐渐多了精致的成分，这种精致不但与她善于学习借鉴有关，也凸显了女性特点在她的写作中发挥了作用。收入此书中的很多散文篇什，语言十分精致、细腻，迥异于她过去的作品，在让我吃惊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个作家不断否定自己的意义。这种变化，使这本散文集具有了更多文字的品质。如她的《厨房记》，写的虽是一些生活中的琐事、杂事，却一一叙来，精致、有趣，在这篇作品中，她在无意中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种信息：“每天在厨房忙碌的间隙，常会有一些细碎的时光。比如，等着锅里的油烧热的时光，等着菜水涨的时光，等着一个菜焖熟或煮烂的时光，洗菜或洗碗时等着热水管里的热水下来的时光……若按我们平日的用词习惯，或者说词语本身所涵盖的内在，这些细碎的空隙，应该被称为‘时间’，而不是‘时光’。然而我在内心里，却一直喜欢这样称呼，‘时间’一词，在

感觉上精确且带着匆促，不似‘时光’给人的感觉，有着更多的悠然和绵厚。绝大多数时候，我在厨房做事时的情状便是这样的：手上挨序地做着事，内心平静而安然……”能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区别出“时间”与“时光”的细微差别来，并把“时光”用于自己的厨房生活，可以说是准确而恰当的，符合作者笔下厨房悠闲、恬适的意味和情调。

哲思。这应该是左中美《时光素笺》展示给我的第三个特色。但凡生活小事，在作者的注视下都显露出启人深思的哲理和富有女性特点的睿智。我在前面说过，作家的视野不应是三维而是多维的。而我以为，哲思或许应是散文写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有了这一“维”，原本平板的生活变得丰盈了，原本简单的物象变得圆润了，原本普通的道理变得深邃了，原本狭小的空间变得开阔了。读左中美的《时光素笺》，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琐事，都变得饶有趣味，这显然与作者在对那些小事的叙述中所透露的睿智有关。如她在《女性的庄稼》中，写莽：“莽花是美丽的，我不明白，那样苦难的作物，它们开的却是那样美丽的花，像农家朴素而美丽的女孩儿。”写包谷：“包谷，它是最朴素和坚忍的母亲，承担着最艰辛和广阔的岁月。”写小麦：“农家形容女孩儿好，有一句是这样说的：‘跟麦苗儿似的。’”写老南瓜：“老南瓜温暖的橙色，有一种老祖母的慈祥。”再如《远和近》：“许多时候我总感觉，城市很远，村庄很近。我在城市的遥远里，常常想念乡下近切的村庄。”《虫蛙的时光》：“那被虫蛙的不是一样一样的东西，而是我们在内心里努力想要收藏的时光。”《厨房记》：“碗碟碰在碗碟上有声，而它们消失的过程却

往往无形。有声融入无形，无形涵盖着有声。磕磕碰碰，平平常常，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了。”《庄稼之美》：“那样多的庄稼，在土地上轮流开着好看的花，乡村于是春夏秋冬、子丑寅卯地生动起来”。《窗上风景》：“我从窗里看窗外的风景，看花谢花飞，日落星起，不曾注意，小小的女儿却在默默地从窗外读窗里，读那一扇扇窗子后面的人世风景。”

从这些文字，可以读出作者不一般的心思。点到为止，不能再一一列举了，序言不能也不可能代替读者的阅读。相信读者会有更独到的发现。

当然，作为一个彝族作家，左中美应该如何始终不忘自己的角色定位，找到一个迥异于别人的自己？这应该是她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她在写作中始终注意保持“我”的意识，是会寻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声音，会创造一种属于自己个人的写作方式的。因为，还是那句话：她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经历都预示着她的写作是有潜在力量的。

是为序。

2012年5月28日于苍山斜阳峰麓

目 录

1 / 辑 一

- 3 / 旧故乡
7 / 山居小引
11 / 普坪记
15 / 山水青引
19 / 翰墨大理
24 / 在和顺
28 / 春天里
32 / 略记张家花园
36 / 春日偶记·我的漾濞
40 / 时光西安
46 / 春棠枝下无人语
50 / 太平小镇
54 / 苍山，是一句诺言
58 / 漾濞书

87 / 辑 二

- 89 / 幸福站在脊背上
92 / 远和近
95 / 无 题
98 / 虫蛀的时光
101 / 厨房记
123 / 刻
127 / 框
131 / 请允许他哭泣
134 / 爱你是我的幸福
137 / 茶
140 / 窗
143 / 菊花饮
146 / 两个人

149 / 现世佛
152 / 另一个故乡
155 / 向生活致敬
158 / 收音机的前尘往事
161 / 给她一世的温暖

165 / 辑 三

167 / 窗上风景
172 / 陪你走一段
176 / 想生一场病
179 / 天气预报里的年
182 / 祝福小翠
185 / 我可以抱你吗宝贝
188 / 奶奶在家
191 / 女为悦己者煮
194 / 楼上那个小屁孩
198 / 五月，致母亲书
202 / 蜂 蜜
206 / 背 影
210 / 我的年，我的家
214 / 静夜家书
217 / 一边厌倦一边温暖

221 / 辑 四

223 / 花 事
227 / 女性的庄稼
234 / 自然三章
243 / 短信里的流年
247 / 山·母亲
251 / 初 夏
255 / 午 后
259 / 中秋，在路上
262 / 秋至重阳
266 / 秋 深
270 / 人行月色
275 / 庄稼之美
279 / 时光巷道
282 / 我想有一个院子，
 可以每天清扫花瓣
285 / 秋天的集市
288 / 明月天涯
293 / 在（代后记）

辑 一



旧故乡

小城漾濞的底晕是旧的。不说别的，单凭它以集镇的形式存在六百多年的历史，已足够滋养出一种淡定、温婉的旧来。

那段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历史，更多地凭依于一条古道、一湾江流。古道是西南丝绸古道，它在包括漾濞在内的滇西南境内的长长一段，又被称为博南古道。据说，这西南丝绸古道发端于两千多年前，在时间上，早于西汉张骞的西北丝绸之路。最初作为古道上的人马驿站的小镇漾濞，是被古道的风尘和赶马人的汗水滋养出来的一个小小埠头。那一湾江流是漾濞江，它恒久地流过小镇的脚下，在这里打了一个柔和的弯，之后，往远处去了。史书上没有说，这同样名为漾濞的小镇和江流，到底是镇因江而得名，还是江因镇而流传。人们只知道，一直以来，它们便相依相伴，不可分割。倒是书上有说到，说漾濞在历史上曾名为“漾备”，是南诏时期的一个小诏。想必那时，这江同样也是名为“漾备”的。

称谓的变迁，讲述的本是一种被时光深深浸染的过程。在小城漾濞临江的一隅，在漾濞作为集镇最初的发源地，而今仍保留着一条旧街，街的名字在几经变迁后又回复本然，名为博南。旧旧的古街，两旁许多旧旧的房子，上面几方旧旧的窗。

石子铺的安静的小街，适合在傍晚的时候慢慢地散步。我曾经在一次傍晚散步的时候，在一方旧旧的大门上，读到三个不同年代的牌，三个从旧到新的牌，诉说着往日时光的记忆。

旧旧的老城，适于生长那些旧旧的、温暖的怀想。一位少小离乡的友人，曾向我忆起我而今生活在其间的他的旧漾濞——这个在他的生命里不能抹去的旧故乡，以及下在故乡夏天里的雨。那个永远停留在记忆深处的夏日，雨安静地下，空气清新且带着凉意。一个少年站在楼上，凭窗看对面的山在雨中一片迷蒙，看屋檐上的雨水落进瓦沟里，落在上面的瓦浆草上。故乡夏天的雨，在离乡的漫长岁月里，下成他心头的诗。

小城漾濞是少有人种荷的。有一年夏天，我在雪山河二大桥下看到一畦荷田，在一次次傍晚的散步中，看碧绿的荷叶慢慢铺满水面，之后，终于看着一朵一朵洁白的荷花，开在那一片绿叶间。为着那一方小小的动人的风景，许多个傍晚，我总忍不住要从那桥上走过，走过绿叶，走过花，走过一段清雅的心情。次年夏天来时，桥下还是出现了一方荷田，位置从河的那边换到了河的这边。绿绿的荷叶，亭亭的荷花。只是那样一方荷田，便宁静了小城的夏天。

只是那样两个夏天。两个夏天之后，桥下的荷田便不见了。夏天的桥下，只剩下朴素的稻田。桥下不见了荷田，却有荷花开在怀念中的夏天。“记得淮安还有马厂都有人种荷的。”朋友说。淮安和马厂是小城郊外的两个小坝子，从小城往里走是淮安，从小城往外走是马厂，从县城往州府的公路笔直地穿过马厂坝子。夏天的马厂坝子，公路两旁映入双眼的总是碧绿的稻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在车上来不及看仔细，所以才看不见那些开在夏天深处的荷。

淮安的荷我有一年却见过——我见的是一畦即将收获的荷田。那是有一年秋天，县里组织的一次田野采风。那时节，绿风长长的夏天已经过去了，淮安的田野里到处是稻谷收获后的沉静安宁的景象。在一大片收获后的稻田间，我看到一畦荷田，田里的荷叶已然枯败，水已经放干，看样子，农人就快要来收获这荷田了。一畦快要收获的荷田，它犹如一枚即将采摘的记忆。若是将它逆着季节打开，那些亭亭的荷，便静静地开在夏天的雨里。

农人们在田里种荷，离乡的人在时光里种植记忆。一座桥，一方寺院，一个地名，一种风俗，点点滴滴，丝丝缕缕。那些旧旧的地名，那些旧旧的山水，一如农人种下的荷，一枝一叶，在怀念的心里，长成旧日故乡的模样。

其实这么多年，小城漾溇也有许多变化。县城不断地向东、向北发展，道路不断增多。城中的雪山河上，先后有了一大桥、二大桥，马上，还将修起第三大桥。在不远的将来，还将有更大的跨漾溇江大桥，让县城延伸到漾江南岸。春日的傍晚，在雪山河一大桥以及旁边的核桃文化广场上，总有许多老人和孩子在放风筝。彩色的风筝乘着明净的风，静静飞在小城碧蓝的天空里。

而老街依然在那里，在城下临江的一隅，安静地，保持着它那一份固有的淡定、温婉的旧。这些年来，当各处的古街古镇被不断地翻新改造，重新盛装出场，这条而今名为博南的漾溇老街却似一卷发黄的书，在稍稍漫漶的字迹里，缓缓讲述着那些往昔的岁月。这未曾刻意去改变的老街，是小城漾溇不愿刻意改变的旧情怀。

记得有一次，一位外地的作家来到漾溇，县文联常主席招